國民日報

湖南

發行人　歐陽敏訥

（第七三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二類新聞紙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三四號
湖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七九五號

零售報價【金圓券】	廣告：每長行四十元	社址：長沙柴家坪	電報掛號：一○三二	電話：省府總機轉
每份六元　每月報費　每份五元				

社論

當前教育的苦悶

當前我國的教育，不論在那一方面，都使人發生同樣的感覺，即大家面對擺在面前的種種教育現象與事實，無不感到深大的苦悶。

就教育行政方面說，欲使教育事業獲得相當進展，必須先有各部門工作所必需的充裕經費。可是好幾年以來，教育經費一直在國家總預算中估極小的比例；在這種情形之下，設校增班成問題，師資設備成問題，乃至社會教育的種種工作，無不備受限制，一籌莫展；而教育視導工作之不易開展，自不必說了。教育視導在教育行政上是最重要的工作，它好比是個總機，溝通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之間的關係，推行各種教學計劃，考核各種教育實施情況，并指導教育工作人員從事研究改進，其重要性是不待言。而在今日，不論中央、省、縣由於經費短絀，視導人員大多不常出發，這在有責任感的視導人員心裏，是感到異常苦悶的。

就學校方面說，目前不論那一級學校，無不感到一種共同的苦悶，即明知設備簡陋，無法充實；明知教師待遇菲薄，（本省私立中學情形較好，似應除外）無法提高。學校設備與教師待遇二，是決定教學與訓導效率的重要因素，這兩個重要問題未能解決，這在學校負責當局心中，是異常感到痛苦而無法自釋的。這尙是就普通情況而言，至於大江以北，烽火漫天，所有學校只有從原地向安全地帶遷徙，學生教職員都過着「流亡」的生活，衣食住都成問題，更何能續得上教學？然而爲着維護教育，培育青年，雖在動盪的時局裏，必得保持學校的存在，設法使青年學生安心繼續求學，這是政府的苦心，也是學校的責任。但因學校流亡而引起的生活不安，處理爲難，以及大筆經費的支出，這我深信在學生、學校、政府三方面都是同樣感到苦悶的。

就教師方面說，教師與公務人員這幾年來原是被連結在一起，統稱爲公教人員的；其待遇菲薄，生活清苦，彼此完全相同。教師們終日爲衣食奔忙，有時更不得不多担任授課鐘點，以維持家庭生活，因此自己進修的時間很少，每年每期都教的是原教材，都用的是原講義，沒有甚麼充實改進之處，自己內心當然也很痛苦。再加上學校設備不夠，圖書儀器缺乏，要想使學生多有課外書籍，多做實驗也不可能，以致社會人士責難學生程度降低，教師解說也無從解釋，其苦悶是不言可喩的。

最後就學生家長說，其苦悶之深，與上述三者相等，且有時而過之。試問：一個做父母的，眼看自己堪以培植的子弟，由於過高的學費被摒於國家教育門牆之外，該是如何的難過、痛心？自今幣値未能穩定的時候，本學期是已經結束了，下學期轉即開學，明年春暖花開的時候，恐又是大多數學生家長勉強渡過年關之後的又一道難關罷。

教育是國家民族生命之所寄，又是政府與人民所應當共同負担的事業，如何審愼處理，消除此可怕的苦悶，俾發揮應有的效能，是當前必要之圖。









總統府即開重要會議 對大局將有所决定

和談方案正送呈當局核閱 政府仍堅持若干必要條件

【本報南京十日專電】和平問題，傳仍在努力進行，政府希四強調處，靜候答覆，故未來之和平折衷，似已進入另一階段，聞總統官邸，將召開重要會議，大局即可開朗。

【本報南京十日專電】張羣離漢，十日晚湘晤程潛，晚可返京，參加總統府重要會議，外傳共黨對總統文告然已提出答復之消息，此間各方面無法證實，京中所注意之和談路綫，一爲往湘張羣湘鄂之行，張返京後，此問題可展開，一爲外部當局與四強接觸。

【本報南京十日專電】張羣今十日下午五時抵京後，在機場對記者說稱：「中央與地方對和平是一致的，和平，應在中央不應在地方，本人這次在漢口會見白崇禧，所知道他和鄂參議會對和平的看法與中央是一致的，白氏於必要時，可以來京，後來去長沙，看程潛主席，和地方上的人士，他們也是一樣」。聞張氏今晚即晉見總統，報告此行經過。

【本報南京十日專電】張羣即命赴漢口長沙，分訪白崇禧程潛後，十日下午五時自長沙飛返京，張氏可能於今晚晉見總統，對張與白程二氏所談經過，將向總統詳細報告。

【本報南京十日專電】蔣總統今（十日）上午十一時召見德王及李守信，詳詢蒙局的近況，中午并留他們在官邸共進午餐。

【本報南京十日專電】南京近來各方對漢口方面的傳說甚多，政委張羣昨日由武衛長沙視察返京後，向記者表示：「對和平問題的意見，地方與中央完全一致。」可見各方的揣測，完全是無稽。漢來京之寥永戚向外界表示：漢口各界對總統的和平文告，均一致擁護，白總司令對官兵曾一再強調：「唯戰才能和」。對和平的意見，完全與總統文告精神一致，外界所傳種種，完全無稽，毫無根據。此外立委程思遠與新近來京逃難的長沙綏署副主任方天，亦均有同樣表示。

【大報南京十日專電】和談具體方案，據京權威表示：中樞已加擬訂，內容包括政府當局對於和談所應堅持之最後條件，頃正呈最高當局最後決定，一待核准，將交四強爲斡旋和談綱領。

【本報上海十日專電】據傳共方對總統文告已有答覆，條件爲重選總統，修改憲法，劃分防地，懲辦戰犯，組三三制聯合政府。

宋慶齡鄭重闢謠 否認將出任某要職

俞大維奉派赴港有所接觸

國民黨中央紀念週 洪蘭友講施政八項

輸出入管理委會 移工商部管轄 劉維熾兼主委日內就職

劉氏在滬談增產及貸款問題

民營航空運輸 今年決予開放

俞鴻鈞由京返滬 辦理央行移交

滬市金銀存兌仍極擁擠 和戰未決市場起伏不一

監院和平文告 今日例會討論

劉不同如此說 歡迎開除黨籍

鮑爾漢與新疆前途

中央社記者 邵曉天

改組前奏

鮑爾漢能做什麼

天津保衛戰極慘烈 北火車站業已被攻陷 平廣安門外仍有接觸

陳誠巡視基隆港埠

美國杜魯門提交國會 總數四一九億元 承平時期最龐大的預算

援華款額待以後決定 收支不敷近十億元

津浦南段仍未靖 明光北有土共出現

劉峙湯恩伯昨分別巡防

新主席鮑爾漢就職

發表政治主張強調中蘇親善

東地中海形勢益惡化 以色列擊落英機五架

英閣緊急會議大軍整裝待發

美對英猶事件 暫持旁觀態度

麥斯武德的去處

孫元良談 突圍經過

被圍補給困難果腹無方 戰馬資食砲盡兵士星散

地方新聞

張羣昨由漢飛長轉京
曾與程兼主席單獨會談甚久
接見記者強調政府和平誠意

【中央社漢口十日電】張羣十日九時一刻乘自強號專機由漢飛湘，白總司令，張主席，鄂省府各廳處長及劉建緒均到機場送行，張氏在機場語記者，在長沙僅擬勾留數小時，下午即乘原機飛京。

【本報訊】行政院政務委員張羣，今晨十時三十五分自漢飛抵長沙，降落於本市協操坪機場，程兼主席，李默庵副主任，……

和戰都要步調一致
總統赴台絕非事實

張氏說：「漢口並沒有甚麼。」

國民黨湘省黨部舉行紀念週
莫萱元氏分析當前時勢

財部預撥本省經費
支付書因郵航稽延
財廳急電中央請准予憑電付款

【中央社訊】財政部預撥本省本年一至三月份經費，……

湘潭湘江煤礦廠
礦警與農民衝突

新任省府新聞處長
劉伯謙昨正式視事

杜魯門致美國會咨文

聲援衡市元日血案
衡旅省同鄉令錫程主席請願
各縣市軍校同學紛電支援

對衡陽事件起因
歐迪有所說明

粵漢路票價調整
昨起增加百分之一百

繼黃興北路之後
蔡鍔北路昨日通車
蔣市長表示：次一計劃將延長中正路兩端，及放寬北正街

永明田賦
徵達四成

兵役宣傳第一天
程兼主席昨晚廣播
勗勉同胞踴躍應徵

廣播全文

首批復堤工款到省
賭谷配撥濱湖各縣

協操坪機場
增修跑道一千五百公尺

短評
歡迎劉伯謙

市場漲風稍戢
黃金白銀暗市緊守原盤
棉花看跌紗布略呈堅俏

長市行情

催繳市級公糧

地方簡訊

詩與木刻

△第十七期▽

我們歡迎這樣的工廠

潘天青

我們歡迎這樣的工廠，
當我們舉起鏡子，
當我們對準油畫器，
當我們用手捏緊一片金屬，
當我們修理每一架機器，
沒有人站在我們的後面。

馬達啊為我們歌唱，
煙卤啊為我們冒煙，
燈子啊為我們發熱發光，
每一個鈕釘，每一個螺絲，
都為了我們，才有存在的意義。

讓鍋爐怒吼，
讓活塞衝擊，
讓蒸氣飛奔，
災難再也不能降臨我們頭上，
所有的「開關」，一切的決定
都乖乖地握在我們手裏，

從此，
那斜視的眼睛，
鐵青的面孔，
哼哼唧唧的暴音，
永遠消聲絕跡，
從此，機器有了生命，
工作有了靈魂。

我們為我們自己工作，
為我們自己學習，
為我們自己打算，
為我們自己設計，
甚麼料調，剝削，飢餓，罷工，
通通送給博物館，廢料間；

這不是烏托邦，
這不是換湯不換藥的玩意，
這是我們自己的工廠，
如果我們吵鬧，
那是我們在討論問題，
如果我們吶喊，
那是我們在比賽成績，
如果我們白天里工作得那麼起勁，
那是因為我們晚上睡得太甜蜜，
呵！我們歡迎，我們快來歡迎
這樣的工廠。

不再相信了

李一痕

過去了的，
不再相信了。
重新發現的，
是痛苦，
也是愛。
過去了的，
不再相信了。
重新開拓的，
是血腥，
也是生命。

路
——給一個孩子

「路沒有現成的」
記得魯迅這樣說過：
「只要走的人多了，
這樣便走出了路。」
詩人但丁說：
「走自己的路罷！」
假若你們還沒有方向，
將怎樣開步走呢？

在夜間

在夜間，
誰也干涉不了我，
詩點發光的星辰。
雖然我懂得，
愛星的人，
是會被認為「有罪」。
詩人多是犯罪的人，
犯罪的人，
往往是詩人……



賣鷄蛋

景初刻　丁力詩

周三嫂提着鷄蛋街上叫，
有錢的人看了看都不要；
反說她的價錢貴，
反說她的蛋兒小。

老爺！太太！
不怪蛋不好；
這年頭人都沒有糧，
鷄子吃的是虫與草，
沒有糧食鷄不肥，
生的蛋兒自然小，
不信請看我懷的兒呵！
兩隻手瘦得像鷄爪。

窗內外　謝天虹作

招牌

包白痕

有個朋友
從遠地寄來封信
託我幫他
想法子弄張文憑

貨品
要講究它的質相
教書
自然須要個招牌

不管你
肚子里有無學問
只看你
那塊招牌硬不硬

有了錢
買個官都容易
有文憑
怕還找不到飯吃
——三十七年冬昆明

帆

于果

——紀念一個受難而活着的朋友

受不起地売的高壓
火山
爆發了！

脊不慣風浪的兇橫，
你伸出
反抗的
手臂！

許多殉道的人，
一個個的倒下去！

你掙扎在江濤中，
又被風浪帶走了！
十二月飛山

勞動群像

俞沙丁

閘丁

將草地織成綠毯；
將多青的帆個整齊；
褻受寒了的
芝蘭搬進暖房；
別人眼裏是一草一木，
他卻比兒女還愛惜！
受了地主的吩咐：
擲下全家的飢餓
忍氣吞聲地——
把桃花養得嬌艷；
把白楊養得年青；
把牡丹養得更肥更胖了；
然而自己的骨架
卻比黃花瘦！

石工

驅使着鐵鎚，
把石塊敲得可噹響！
把粗糙的磨成圓滑；
不成器的煉成器；
是勞動中的粗者，
由它來打基礎，
完成偉大的立體。

無題

藍青

窮困在我們中間築起了橋
送我過去
接你過來
結勞的骨架子
發出悠長的嘆息
燃燒發光的眼睛，
彼此相視
要揭穿這不可知的隱情
我們不動
就停在橋上
撫着這邊的窮漢手
和那邊的光棍握
等橋[illegible]了
我們就沐浴在潔白的激流裏
洗去那些為生活撞破的傷痕

懺悔

滄浪客

我不知道是否還有人比我更自私。
我首先在偶然的醒悟中懺悔了我自己！
我要坦白地懺悔；
當嚴寒凍結了窮人的血管，
殘酷的冷風
毫不顧忌地伸開了它如刀的手臂，
擁抱着冒了的街道，
原諒着無數癱瘓的軀體時，
我卻穿起了一千元的大衣，
給我還響着的頭顱加一條圍巾，
心裏還誇讚的裝飾。
自私的靈魂，羞恥啊！羞恥！

我不知道是否還有人比我更羞恥！
我首先在偶然的醒悟中懺悔了我自己！
我要坦白地懺悔，
當我讓那卑下的情操，
像一頭多爪的黑蜘蛛，
在心頭上編織了罪惡的網羅，
我卻一面搖着這只漂亮的金筆，
一面寫出擠得下淚水的詞句，
和唱得起風暴的詩句。
好像世界上就只剩下我一個人，
才配來享受生命的大旗。
虛偽的靈魂，羞恥啊！羞恥。

羞恥啊！羞恥！
今天，我揭露了一個骯髒的胸膛，
讓嚴正的陽光晒一晒，
萬惡的上帝啊，
我把過去紅了臉的語句放到你跟前，
請不要帶動你的皮鞭！

編後

丁力先生的「賣鷄蛋」短詩，曾刊「詩木」第十五期，現得景初先生木刻刀觸生動有力，詩實有重刊之必要，乃一併刊出，以饗詩木讀者。

「詩木」歡迎讀者惠稿，惟請不超過一百行，因篇幅關係，太長則不能容納。

請滄浪先生惠告通訊地址。

世說

·第三四期·

迷信在英國

弘野

英人在十九世紀以前，也有許多迷信的事情，和中國彷彿，茲就一般民俗學中所載的資料摘述如後：

（一）進入別家的門限，要先用右腳踏進去。

（二）食着鹽血偶然漏下去，是一件不吉的事，但用少許鹽拋過左肩，便可免災。

（三）和別人在同一隻水盆裏洗手，要在水中劃一個十字。

（四）不能在梯子下面走過。

（五）偷別人的山芋放在自己的右腳下，能治風濕骨痛。

（六）把田鼠一條前腿和一條後腿，掛在頸下的袋中，可防牙痛。

（七）用紅的細珠子掛在頸下，能防止出血。

（八）口袋中放一塊紫水晶，能使喝酒不醉。

（九）小孩子犯百日咳，拔根頭髮夾在麵包中給狗吃，便可把咳嗽傳給狗來代替兒子受害。

（十）金的結婚戒指摩擦眼部，能治瞼瘡。

（十一）把舊的馬蹄鐵掛在家裏，能夠家家吉祥。

（十二）烙動麥烙餅，小孩便不吉利。

兩項官樣文章

——簽到與值日

老丹

[illegible]

孫伏園與麻將

[illegible]（永）

巴黎人的閒情

——海外情調之一

彭瀟

[illegible]

葉楚傖畢生憾事

駿揚

[illegible]

大英雌演義

老太婆

第十六回　赴國難·濟州勤王　駙中興，康王踐位

勢力！勢力！勢力！
可恨人間勢力。
直到國家都亡了，
還是勢力勢力！
× × ×
關係，關係！關係！
作事必須關係。
都到這個時候了，
還是關係關係！
× × ×
巴結！巴結！巴結！
永久要得巴結。
捨命效死在疆場，
上壽仍要——（拍！一聲醒木）
巴結！

這幾句「流口轍」說的是政治腐敗全由「勢力」，「關係」，和「巴結」三種。許多有才能，有血性的男兒，都被壓死在這三種底下面，國家的長期不治，也就是這三種原因。北宋朝這三種最有力量，直到北宋亡國以後，還是有力量，北宋之所以為宋，皇帝被擄，皇后作妾，千古未有之大慘劇也！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話說愛國之心，人人皆有，國破家亡沒有不悲痛惡傷的，古今中外乃一理也。

那韓世忠聽說汴梁被破，皇帝被擄，皇后被押解，軍當人強迫行酒時，悲乃國家的奇恥大辱，馬上氣滿胸膛，不作時恃死過去，左右隨從趕快把韓世忠扶了起來，的呼喚：「元帥醒來！元帥醒來！」過了半盞茶的工夫，元帥作的氣一舒，韓世忠「哼！哼！」了出來，把眼一瞪，大罵：「好大膽的金虜，裏沒有一個中國人，我韓世忠不與你渴宜也！」隨從馬弄又倒過一杯熱茶來，韓世忠喝下熱茶，氣倒下了，人也漸漸復常態。